

相
思
传
系
列

虞美人

杨千紫 著

【遗世而独立】



漓江出版社

相
思
传
系
列



【遗世而独立】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虞美人: 遗世而独立 / 杨千紫 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 8

(相思传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8136-1

I. ①虞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0252 号

策 划: 景迷霞

责任编辑: 张玉琴

助理编辑: 景迷霞

封面设计: 何 萌

责任营销: 景迷霞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773-2583322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: 100176)

开本: 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 8.875 字数: 132 千字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10-67817768)

目录

1	上阳宫辞
20	长信秋词
39	弹鸣琴兮情何伤
67	末世歌姬
87	半面妆
102	犹印旧眉痕
123	桂华流瓦
142	钗头凤
163	何当共剪西窗烛
184	宛若花愁莫思深
204	清宫无梦
222	一枕黄粱
243	寂寞如歌
261	盛世红妆

上阳宫辞

曾经锦上添花的优点如今变成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金屋藏娇梦，便破碎在这长门宫了。

一 苑路青青半是苔，翠华西去未知回

明日，我就要离开这座承载过我青春岁月的皇宫，从此幽居长门，了却残生。

回首一望，但见夕阳西下，芳草凄然，唯有卫子夫所居的未央宫笙歌艳舞，一派华丽喜庆的景象。

侍女秋杏仍不甘心地站在门口四处张望，其实她还比我略小几岁，如今满头青丝里竟有了星星点点的白发。是我连累了她吧，在这只有彼此可以仰赖的寂寂深宫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要再看了。他，不会来的。”

秋杏回过头来，低头垂泪，说：“小姐，胶东王过去那么疼惜您……连你咳嗽一声都心疼得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如今……如今怎会薄情至此？”

胶东王……她还叫他胶东王。

时光仿佛倒退到很多很多年前，刘彻尚且面庞青涩的时候。那时候窦太后还在，她是那么疼惜我，她说阿娇，你是我大汉身份最尊贵的女子，我一定要让你所属意的夫婿，当上权倾天下的帝王。

那时的我，多么骄纵，多么自信，仿佛合起手心，就可将全天下攥在掌中。于是我迎着阳光朝她微笑，光芒万丈的金光里，我说：“好。被我陈阿娇所爱的，也定会成为大汉朝最幸福最高贵的男子。”

可是，谁能想到，十二年后的今天，我陈阿娇卑躬屈膝，合并手掌，竟再捧不起一段破碎了的情爱。

他，再也不是那个年少的、任人摆布的胶东王了。渐渐也忘了是谁曾经对我说过：阿娇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。不管你说的对是错，不管我是不是皇帝，你是不是皇后。我刘彻，永远会依着你的。

秋杏的表情看起来比我还要不甘心，充满了不解和疑惑，一遍又一遍执拗地说：“小姐，我不相信他会薄情至此。这巫蛊之祸，他明明知道您是被冤枉的，为什么还……”

我摆手打断她，说：“不要再说了。男女情爱，我身在其中，尚且不得原委，更何况你这个局外人呢？或者有时，恩已尽，情已断，再说什么也都是多余了。”

满室静寂。下午的时光被窗外的蝉鸣拉得老长。

十几年的光阴，如弹指一挥间，往事齐刷刷涌上心头。

二 景阳春漏无人报，太液秋波有雁来

七岁那年，我随母亲进宫参见窦太后。那时正是春日，花红柳绿宴浮桥，皇宫里的风景，果然是与外面不同的。窦太后很喜欢我，每次我进宫都会赏赐我些东西，衣袖一挥，便有宫娥宦官站成两排，手捧托盘

鱼贯而出。

翠玉华盖，香车宝马，漆盒银盘，总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七岁的我，却早已习惯这样的繁华。

那一日，窦太后与我的母亲馆陶长公主有事要谈，便命下人带我到别处玩。我甩开他们，穿花拂柳地走到御花园，把玩着窦太后新赏赐的绣花紫香囊，在阳光下一朵朵对照着香囊上的花。

果然是巧夺天工的东西。香囊上的牡丹花栩栩如生，与御花园里的真花并无二致。女孩子哪有不喜欢花的，我正细细抚摸着香囊上的金线，这时忽然有人从背后撞我一下。我身子往前一倾，手里的香囊便飞出去，掉落到牡丹花下的黑泥里。

我大怒，回头只见身后站着一个跟我身量差不多的少年，一袭黄衣，脸上蒙着块黄布，还未及看清他的样子，我已经一个耳光打过去，骄纵地说：“没长眼睛么？连我陈阿娇你都敢撞！”

少年一愣，伸手取下蒙在脸上的布，日光下一张脸眉目清淡，脸庞偏方正，虽也稚气未脱，却已有了些在同龄人中难得的老成。少年端详我片刻，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珠带了丝笑意，他竟然问我：“你就是陈阿娇？”

看他下巴扬起的弧度，总觉得有些轻佻，我莫名脸上一红，羞涩中萌生一抹怒意，平时娇纵惯了的，哪容得下半粒沙子，挥手又打出一个耳光。眼前的少年未见闪躲，神色依然安然恬静，我的手却被什么扣在了半空，一时间竟然动弹不得。

“不管你是张阿娇还是李阿娇，姑娘家，乱打人总是不好。”一个声

音自后传来，说的是孩子气的话，声音里却有一种孩童中少见的深沉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扣住我手腕的少年眉目浓丽，鬓发飞扬之处，已呈现出刀削一样的轮廓。他的目光不屑地划过我的脸，关切地看一眼黄衣少年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陈氏一族乃是汉朝开国功勋贵族之家，我父亲是世袭堂邑侯陈午，母亲是汉景帝唯一的同母姐姐馆陶长公主，都是当时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我又深得外祖母窦太后的喜爱，自出生起就尊贵无比，哪里被人这样对待过。当下怒不可遏，狠挣一下手腕，说：“你放开我！否则我不会饶你！”

少年手上一加力，便将我的手臂又往后扭了两寸：“不饶我？是怎么个不饶法？哼，你饶了我，我还不一定会饶过你呢。”

我吃痛，听了他这一番饶舌的气话，也无暇再摆小姐架子。我被逼得走投无路，为求自保，忽然回身抱住他的手臂，狠狠地咬了下去。

那一口，七岁的我用尽生平之力。这次轮到他吃痛，哎呦一声俯下身去。我拔腿就跑，他却自后拽住我的衣裳，拎起我来就像拎起一只小鸟，眼中比刚才多了几分玩味之意，说：“你这姑娘倒挺有趣的，竟然有胆子咬我？”

我哼了一声，心想等我一会儿去跟窦太后告状，非把你碎尸万段了不可，嘴上却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鼓着嘴巴转头不看他。

一转头，却对上了一双温润的眸子，正是方才那个黄衣少年。一对黑葡萄似的眼睛，含笑看着我，走过来把我从那粗鲁小子的手里解救下来，好像猜中了我在想什么似的，说：“阿娇小姐，你千金之躯，何必跟彻

儿一般见识呢？就别去跟窦太后告状了。”

我心下得意，扬着头说：“怎么，知道怕了吗？”

少年温温一笑，说：“方才我与彻儿在花园玩摸人游戏，蒙着眼睛冲撞了你，真是对不住了。”

听他道了歉，我的气登时消减了不少，这时却听那个鲁莽小子不忿地说：“皇兄，你干吗跟这种人道歉？扬手就打人，一点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”我气极，回头气哄哄地吼他，却再不敢贸然动手，毕竟他是男孩子，我打不过。他叫那少年皇兄，这两个人的身份就很明显了，我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应该就是胶东王刘彻吧？听说你生母身份低微，果然很没家教。”

他听了这话，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，上前揪住我的衣领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——你竟敢侮辱我的母亲！”我被他露着凶光的眼神吓住了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被他称为皇兄的少年走过来扶住他的手，打圆场说：“你看你们两个，脾气倒是像得很，连说的气话都是一样的。”

我斜他一眼，逞强的劲儿又上来了，说：“喂，你干吗学我说话？我是大汉朝身份最尊贵的女子，你这卑贱坯子根本不配学我！”

不得不说，年少的刘彻已经是个很有气势的人，他的眼神忽然冷静下来，不似方才那样怒火中烧，却更加可怕。他松开了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目光如冰刀一般划过我的脸，伸手指着我的鼻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陈阿娇，你记住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你今天所说的话付出代价。”

从小出入皇宫，见惯了大场面的我竟就这样被震住了，僵立在原地，只觉一股寒气爬上脊背。这时身侧传来一个娇媚的女声，她说：“彻儿，不得无礼。”

我转过头，只见一位头戴银镀金串珠点翠花簪的青衣美人摇曳而来，后面跟着两名侍女。看她的衣着用度，在宫里并不是太高贵的位份。刘彻方才还冷如寒冰的脸上绽放出笑容，迎过去叫了一声“母亲”。

“哦，原来你就是王美人。”我曾经听我娘说过，王美人八面玲珑，在宫里很受欢迎，可是她出身低微，入宫前还曾经嫁过人，所以到现在也只是个美人。走近一看，她长得果然很漂亮，为人也极是恭谨，先转身对那黄衣少年行个礼：“见过太子殿下。”

少年颌首，温温地说：“王美人免礼。”我心想，果然这个黄衣少年就是太子刘荣。其实他的出身也并不很尊贵，薄皇后并无所出，他只是个庶长子，只因生母栗姬得宠而被立为太子。不过看他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，比起那个刘彻倒是强得多了。

王美人又转身看向我，说：“这位是馆陶长公主的千金阿娇吧？果然生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啊。”说着拍了拍刘彻的头，“我家彻儿脾气不好，有什么冲撞的地方，还请阿娇小姐见谅呢。”

这时忽然有人拽了拽我的袖子，说：“那个是你掉的吗？”我转过头，只见太子刘荣正遥遥望着那枚掉到泥淖里的绣花紫香囊，“这是蜀地进贡的紫金香囊，女孩子家都喜欢，难怪你刚才那么生气了。”

王美人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拍了拍刘彻的肩膀，说：“彻儿，去把那个香囊给阿娇小姐捡回来。”

刘彻一脸的不情愿，又不好强硬地拒绝母亲，撇撇嘴说：“母亲，这种事情让下人做不就行了，干吗非要我去？”

王美人捏一下刘彻的肩膀，朝他使了个眼色。刘彻满脸无奈，却二话不说就往牡丹花底的泥淖中走去。

我扬唇一笑，心想这刘彻脾气暴躁，为人倒是极孝顺的。

当他满手是泥地捧着香囊走向我的时候，我歪着头轻浅一笑，说：“这东西我不要了。你留着吧。”

刘彻一怔，我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：“看在你母亲的分上，今天的事我就不与你计较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陈阿娇是大汉朝身份最尊贵的女子，无论何时，你不可以怠慢我。”

三 单影可堪明月照，红颜无奈落花催

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大概就是用来形容我跟刘氏这两个皇子的。毕竟是年纪相仿的几个孩子，从那以后很快就熟络起来。

刘荣为人温润，待我很好，一起玩的时候总是让着我。而刘彻，他的脾气跟我惊人地相像，我们俩总是吵架，也时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样的话来。比如在孔子的诸多门生中，我们都喜欢子路，而刘荣却喜欢颜回。

转眼就过了几个春秋。我看着那两个少年的身量一天天长高，而我自己也一日比一日出落得光鲜亮丽，开始明白些人情世故，也开始注意自己妆台以外的世界。比如花园里的牡丹花盛衰枯荣，比如后宫妃

嫔之间越来越激烈的争斗。近来刘荣的母亲栗姬越发得宠了，而刘彻的母亲王美人也不甘示弱，两个人平分秋色的背后，不知道掩藏着多少明争暗斗。

有一次，我的母亲馆陶长公主问我：“阿娇，刘荣和刘彻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”

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说：“什么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母亲您说什么，阿娇不懂。”母亲笑着抚摸我的长发：“我的女儿漂亮又尊贵，天底下有哪个配得起你？整个大汉朝里也勉强只有这两个皇子吧，长相不错，出身也还算可以。”

这时，有下人前来通报，说：“太子殿下请阿娇小姐前往猗兰殿一叙。”

我抬头瞟一眼母亲，她正含笑看着我，说：“去吧，刘荣是太子，脾气也不错，与刘彻比起来，他还是首选。”

猗兰殿是刘彻出生的地方。原来刘荣是找我来商量给刘彻准备什么寿礼的。窗外牡丹花的香气顺着窗户飘进来，他的眼睛总是这样温润无害，他说：“三日之后就是彻儿的生辰，你说我们是帮他办个寿宴好，还是送些有特别意义的东西好？”

我对这些事一向没有主意，撑着下巴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说起来，真是羡慕你们兄弟两个，同父异母，感情却这么好。”

刘荣笑笑，说：“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们俩的身份都不是那么尊贵。而在这皇宫里头，身份又是何等重要的东西。我以庶长子的身份被立

为太子，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，从小受了许多说不出的苦楚。薄皇后无所出，早先总是刁难我们……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，我是真心疼爱这个弟弟的，也真心希望彻儿他能够快乐。”

我心下羡慕，接口问道：“那我呢？你也希望我快乐吗？”

刘荣看着我，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珠透着几分沉稳的神色，不知不觉间，当年的那个少年已经长大了许多，只是看着我时温润的目光一如当年。他忽然把手覆在我的手背上，掌心很热，透过我皮肤的纹理一丝一丝渗透进来，他说：“阿娇，我当然希望你快乐。——我甚至希望，我就是你的快乐。”

我一怔，整条手臂几乎都麻痹了，抬头去看他的眼睛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忽然什么也说不出，他低下头来，双唇一点一点地凑近我……

这时，门口忽然传来吱呀一声响。我打了个激灵，倏地往后一躲。刘荣也怔了怔，仿佛从梦中惊醒了一般。我们是屏退了下人单独聚在这里的，按理说此刻的猗兰殿不该有别人。我站起身推开房门，正对上那双水漾明亮的眼睛，月光下微微有些发颤。竟是刘彻，他侧身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稍微能想象出当时的他站在那里时的心情。

猗兰殿静谧的夜晚，那样疼爱他的太子刘荣，以及那样摇摆不定的我。

转眼间就过了这么多年。

没想到那些陈年往事，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晰。那个时刻的点点

滴滴，他当时的声音和眼神，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，却又仿若隔世了。

我问秋杏：“东西收拾好了吗？走吧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眼猗兰殿。”

秋杏却没有回答，房间里一阵古怪的沉默。惊讶之下，我回过头去，却望见地上立着一双镶金九龙的黑布靴子，我的目光缓缓往上移，视线里浮现一件金黄的袍子，袍子上绣着金色的三爪飞龙。

秋杏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微微在颤抖：“奴……奴婢，叩……叩见皇上。”

我忽然不敢再抬头，我怕看见他的脸。很久很久，我就那样低着头，可是眼泪，还是如倾泻的洪水，弥漫了满脸。

我以为我不会再哭了。起码，不会再为他而哭。可是此时此刻，泪水淋湿了眼眶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

这时身后的秋杏说话声中带了一丝惊喜又悲痛的哭腔：“不，不是。奴婢，叩见胶东王。”

我身子一抖，知道这话是她冒死才敢说出来的，秋杏想帮我唤起刘彻过去的记忆，帮我挽回过去的情谊。在他还是胶东王的时候，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

可是我自己知道，所谓的过去，就是再也回不去。

“你来了。”我对他说，尽量高昂地扬起头。我记得曾经对他说，你要记住，我陈阿娇是大汉朝身份最尊贵的女子，无论何时，你不可以怠慢我。

四 谁能赋得长门事，不惜千金奉酒杯

寿星来了，商量寿礼的事情只好作罢。我与他们两个一起离开猗兰殿，一路上气氛有些古怪，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路过刘荣生母栗姬寝宫的时候，我在宫门口看到了母亲馆陶长公主的仪仗。心下诧异，便拉着他们两个偷偷溜了进去。

站在花园里的窗台底下，我听见母亲的声音，那般倨傲，一如既往地带着居高临下的气势，她说：“阿娇是本宫最疼爱的女儿，把她许配给你的儿子刘荣，如何？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你该知道，与我的家族联姻，能带给你们多大的荣光。”

我的脸倏地红了，昏暗的光线中微微抬起头，就对上刘荣同样颤动又充满了期待的目光。下意识地，我们都在等待栗姬的回答。

沉默半晌，只听栗姬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刘嫖，你的女儿与你一样刁蛮任性，唯我独尊，你以为我会让我的儿子娶一个那样的女人吗？”

房间里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，紧接着传来重重的拍案声，母亲的声音怒不可遏，说：“放肆，栗姬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我母亲贵为长公主，是当今圣上的亲姐姐。栗姬竟然敢直呼她闺名，也的确很是无礼。这时只听栗姬又说：“外戚弄权一向是皇权大忌，你还以为谁娶了你女儿是件天大的好事么？哼，我不稀罕。我的儿子贵为太子，他也不会稀罕的。”

她声音里有昭然的不屑。印象中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母亲说话，

也没有人会这样说我。我看了刘荣一眼，他此刻也在看我，黑葡萄似的眼睛里好像蒙着一层雾。更深露重，我紧了紧衣裳的领子，不想再听下去。

转过身，走进无边的夜色里。走出数十丈远的时候，我回过头，看见刘荣还站在原地，刘彻则默默地跟在我身后，牡丹花的香气从花园里飘散进来，刘彻忽然握了握我的手，说：“阿娇，你跟我来。”

他带我去了我们初见的地方。我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望着地上绚烂盛放的一簇牡丹花。刘彻从怀里掏出一个绣花紫香囊，说：“还记得这个吗？”

那个香囊有些旧了。要不是他带我来这里，我几乎都要忘记了，很多年前是他走到泥淖里帮我捡回了这个香囊，轻轻摩挲着略微褪色的绸缎，我说：“你还带着它。”

“这么多年来，你就送过我这一样东西。不带着它，我还能带什么呢？”他忽然自后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肩膀上，他轻声叫我：“阿娇……”

他身上很暖，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男子这样抱在怀里，我闭上眼睛，把头轻轻靠在他手臂上，说：“刘彻，你不讨厌我吗？我……刁蛮任性，唯我独尊，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我？”

他怔了怔，忽然笑了，大手摩挲着我的长发，夜色里眼眸如寒星，他说：“我刘彻受得了。你，要不要试试看？”

我摇摇头，把目光从那个遥远的夜晚收回来，落在眼前的这个穿着